

# 程度、量級和“有 + 名”結構的語義分析

## Degree, Scale and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yǒu+N” Structure

◎ 李強

**提 要：**諸如“有美感”、“有票房”類“有 + 名”結構具有程度深、數量大的意義，本文在程度語義學背景下，從名詞的程度量級特徵、名詞的分類和“有”與名詞的語義組合生成等角度，對這類“有 + 名”結構進行語義分析。本文指出，“有 + 名”結構能夠產生程度義是因為其中的名詞具有描述性語義特徵，表現出維度屬性；名詞的語義結構中包含程度論元，呈現出等級性特徵，“有”可以對名詞進行等級性語義操作。從名詞分類的角度看，“美感”類名詞和“票房”類名詞雖然同為等級名詞，但在“是否滿足最小標準”這一點上存在差異，因而在量級語義特徵上的表現也不盡相同。利用假定的無形程度語素可以對“有 + 名”結構的語義組合過程和機制進行描述。

**關鍵詞：**“有 + 名”；程度；量級；語義組合

**Key words:** “yǒu + N”; degree; scale; semantic combination

### 一、前言

漢語中存在兩種不同類型的“有 + 名”結構：一種整體上表示單純的領有、存在等意義，其中“有”的語義比較實在，整個結構的意義可以由“有”和名詞的語義相加推導出來，符合“語義組合性”原則（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sup>[1]</sup>，因而其語義透明度較高。另一種“有 + 名”結構在表示領有、存在義之外，還隱含某種額外的意義；其中“有”的語義比較空虛，所隱藏的額外義無法由“有”和名

詞的語義簡單相加而得到，因此結構的語義不那麼透明清晰，也不滿足“語義組合性”原理。這兩種情況分別如下面例（1）和例（2）所示。

（1）桌子上有蘋果。

門前有樹。

房間有窗戶。

（2）這個人有學問。

這部電影有票房。

他的新髮型有品位。

把（1）和（2）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除了像例

(1) 這樣可以表示一種抽象的領有義外，例(2) 中的“有+名”結構還有另外一層意思。比如，“有學問”指學問很大，“有票房”指票房很高，“有品位”指品位高雅。這些“有+名”結構從領有、擁有轉而指稱某種狀態或性質，“有”的功能近似於形容詞詞綴，把動賓結構轉化成了形容詞（石毓智，2004）。顯然，這種程度深、數量大的意義是例(1)所沒有的，它是一種額外增生的語義。

對於諸如例(2)這樣一種“有+名”結構，學界已經注意到了一些特殊的語義表現。比如，認為動詞“有”在與一些抽象名詞結合後可以表示量大、程度深的意義（呂叔湘，1999；劉月華等，2001；李先銀，2012；吳為善，2013），其中的“有”表“量度和比較”（丁聲樹，1980；朱德熙，1982<sup>[2]</sup>；劉月華等，2001），表“性質、數量達到某種程度”（呂叔湘，1990；《現代漢語詞典》）；認為“有+N”沒有量大義，只有量度的特性，量的大小由具體的程度副詞決定（柳士林，2008）；還有認為除了“量大、程度深”之外，“有+N”還具有“朝著積極的、正向的方向凸顯對於某種特性的擁有”（劉文秀，2017）；“有+N”存在語義偏移現象，表現出明顯的褒貶色彩（溫鎖林、劉元虹，2014）。此外，對於進入結構中的名詞的類型，不少學者都形成了共識：凡是進入其中的必然是抽象名詞（賀陽，1994；姚占龍，2004；朱淑君，2005；李先銀，2012），並且這些抽象名詞具有“普遍可佔有性、描述性、中性或褒義色彩”的語義特性（劉文秀，2017）。

在上述研究中，除了李先銀（2012）從容器隱喻的角度解釋了為什麼“有+N”具有大量義外，都還沒有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有+N”結構表示“量大、程度深”等增生義跟其中的名詞有什麼關係。

從直觀上判斷，例(1)和例(2)的語義差異顯然來自於名詞的不同：(1)中的名詞都是具體名詞，(2)中的名詞都是抽象名詞。那麼，“有+名”結構表示“量大、程度深”等意義必然和抽象名詞有關。這種語義關聯到底是怎樣的，這正是本文著重要探討和解決的問題。借鑒程度語義學的分析思路，本文將從名詞的程度量級特徵、名詞的分類、“有”的性質以及“有”和名詞的語義組合等角度，對“有+名”結構進行較為細緻的語義解析。

## 二、程度量級特徵和名詞的語義描述

量級是自然語言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範疇，事物的個體數量，動作的頻次、幅度，性質和狀態的深度等都需要依賴量特徵來加以表徵。基於從物量或動量到程度量這樣一種隱喻投射的認知機制，量級特徵往往又與程度相對應，量級上的高位對應程度深，量級上的低位對應程度淺。程度量級問題因而成為語言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

程度量級範疇在語言中如此顯著，以至於很早就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在漢語學界，石毓智（1991）在討論形容詞的肯定和否定用法時，曾用程度詞法將形容詞分為定量形容詞和非定量形容詞，認為能用“有點兒、很、最”三個程度詞分別加以修飾的是非定量形容詞，不能用該程度詞序列分別加以修飾的是定量形容詞。張國憲（2006：142）同樣將形容詞分為定量形容詞和非定量形容詞兩類，指出：定量形容詞是“優異、瑰麗、雪白”等一類本身就蘊涵量屬性的詞語，它們代表的是“量段”或者“量點”；非定量形容詞是“肥、新、乾淨”等一類本身不蘊涵量屬性的詞語，但可以通過程度詞來加以標示，它們代表的是“量幅”。

因為形容詞表示性質和狀態，能夠天然地和程度量級範疇相關聯，所以這方面的研究開展得比較早，而對於名詞的程度量級特徵的研究則在其之後。比如，張誼生（1997）指出“天才、上海、藝術、高度”等名詞在語義上具有或表現出某種突出的特徵義，因而也就具有或表現出程度義，在語法上主要表現為可以接受程度副詞的修飾，可以單獨作謂語。施春宏（2001）將名詞的語義結構劃分出關涉性語義成分和描述性語義成分兩類。其中，描述性語義成分是對名詞內涵起到描寫、修飾等形容作用的評價性內容，它顯現出名詞的描述性語義特徵，因而是名詞語義特徵中表示性質的部分，如屬性、特徵、關係、特定表現等。這些性質義在程度上包含量度，表現出量度義，因而在其語義內部可以劃分出等級性（gradable）。比如，“笨蛋”表示笨的程度，“粉絲”表示喜愛的程度，“英雄”表示英勇的程度。

國外語言學界對於程度量級範疇的關注更早就更加全面一些，如 Sapir（1944）和 Bolinger（1972）早已指出程度量級在語言中十分普遍，在很多語言的詞類範疇中都有表現。具體而言，對於形容詞的研究，較早的有 Sapir（1944）、Bolinger（1972）、Maling（1983）和 Bierwisch（1989）等，對於名詞的研究則包括 Bolinger（1972）、Matushansky（2002）以及 Sasson（2007）等。近年來，隨著程度語義學（degree semantics）理論的興起，自然語言的程度量級性質又重新引起了學者的興趣和關注，尤其是對於形容詞和名詞，湧現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Kennedy，1999, 2001, 2007；Kennedy & McNally，2005；Morzycki，2009, 2012, 2016；de Vries，2010），相比之前的研究也更為深入和細緻。

形容詞的語義內部具有等級性（或者“量級性”），這導致的自然結果就是：形容詞的語義確定總是需

要依賴一定的標準，而這個標準是由語境決定的。比如，一米八的身高按照普通人的身高標準來加以衡量是高的，但是如果和籃球運動員的身高相比較，一米八就不算高。因此，當我們說“小王個子高”時，確定形容詞“高”的語義總是參照了一定的比較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普通人心目中對於“高”的定義。同樣地，說“一台電腦貴”，這是相對於價格上比電腦便宜的東西而言的。如果和汽車、房子相比，電腦就不算貴。在程度語義學的框架下，等級性形容詞的語義可以通過“量級”（scale）來表示，它包括程度（degree）、維度（dimension，如“高度、重量、花費”等）和序列關係（order）三部分。並且，等級性形容詞表示在個體和某一量級上的程度之間的二元關係。比如，“高”是個體和高度量級上的程度的二元關係，“貴”是個體和價格量級上的程度的二元關係，它們的語義可以表達為<sup>[3]</sup>：

$$(3) [[高]] = \lambda d \lambda x. \text{高度 } d(x)$$

$$[[貴]] = \lambda d \lambda x. \text{價格 } d(x)$$

“高”和“貴”的性質總是參照一定的標準得到的，因此總是存在一個比較的基準。如果將比較基準加入上述語義運算式，就能得到形容詞“高”和“貴”的完整語義表達。如下所示<sup>[4]</sup>：

$$(4) [[高]] = \lambda d \lambda x. \text{高度 } d(x) \geq \text{std}_c(d)$$

$$[[貴]] = \lambda d \lambda x. \text{價格 } d(x) \geq \text{std}_c(d)$$

遵循程度語義學對形容詞的語義刻畫，名詞也可以做類似分析。整體上，名詞可以分為等級性名詞（gradable noun）和非等級性名詞（non-gradable noun），前者如“笨蛋、美女、英雄”等，後者包括“椅子、蘋果、汽車”等。從名詞內部的語義結構看，這兩類名詞最重要的區別首先是“維度”（dimension），“椅子、蘋果、汽車”等名詞缺少維度概念，而“笨蛋、學問、品位”等名詞具有維度性。比如，“笨蛋”

的維度是“笨”，“美女”的維度是“美麗”，“英雄”的維度是“英勇”。由這種維度進而引發程度概念，因為程度的高低總是建立在一定的維度屬性之上，沒有維度屬性就無從談起程度的大小高低。因此，這些名詞都具有可度量性（measurable）特徵。當這兩組名詞在受形容詞“大”修飾時，會表現出句法和語義的差異性。例如：

(5) 大椅子、大蘋果、大汽車——椅子大、蘋果大、汽車大（“大”表示形狀大）

大笨蛋、大美女、大英雄——\*笨蛋大、\*美女大、\*英雄大（“大”表示程度深）

諸如“笨蛋、美女、英雄”這類等級名詞，它們具有測量從個體到維度量級上的程度的功能，其語義和等級形容詞一樣可以表示成：

(6) [[ 笨蛋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笨蛋 } d(x) \geq \text{stnd}_c(d)$

[[ 美女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美女 } d(x) \geq \text{stnd}_c(d)$

[[ 英雄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英雄 } d(x) \geq \text{stnd}_c(d)$

也就是說，這些名詞的語義結構中含有程度論元（degree argument），它來自於這些名詞所具有的維度性。

正如學者們已經觀察到的，除了表示領有之外，能夠產生額外增生義的“有+名”結構中的名詞都是抽象名詞，並且這些名詞都具有描述性。實際上，描述性和維度屬性是等價的，名詞具有描述性也就意味著它具有某方面的維度，因而具有可度量特徵，這是“有+名”結構產生程度義的必要條件。

### 三、名詞的語義分類

de Vries (2010) 從量級和原型的角度對名詞進行了語義分類，分類結果如下表所示（轉引自羅瓊鵬，2016）：

表 1- 名詞的分類：原型和分級性

“笨蛋”類名詞		其他名詞			
		“桌子”類名詞		“偶數”類名詞	
是否具有原型	是否有分級性	是否具有原型	是否有分級性	是否具有原型	是否有分級性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例：笨蛋、天才、煙鬼、粉絲、英雄……		例：椅子、城市、老師、尺子、車子……		例：奇數、偶數、整數、分子、原子……	

依據上表，“笨蛋”類名詞是缺乏原型的，因為很難界定 X 和 Y 誰更接近笨蛋的原型。同樣地，“天才”所表現出來的超出常人的稟賦也可以是多方面、多維度的，如智商、藝術領域的天賦等等，但很難說某一方面出眾的就是天才，而另一方面出類拔萃的就不是天才，因而天才也不具有原型。但是，這類名詞都具有 [+ 可分級性] 語義特征，因為“笨”的程度有高有低，在某方面的稟賦也有強有弱。

“桌子”類名詞剛好相反，具有原型但缺乏等級。比如，某個東西是否屬於桌子取決於該事物和桌子的原型之間相似的程度，相似度越高越像桌子。因此可以說“這個東西看上去像個桌子”，說話人心目中已經預先設定了桌子的原型形象，再和所見之物進行比較進而得出判斷。英語中也有類似的說法，例如：

(7) a. This is more a chair than a table.

b. This is almost/nearly a chair.

c. This is pretty/very much a chair.

但是“桌子”不具有 [+ 可分級性] 語義特征。雖然可以根據桌子原型為不同的事物建立一個與原型相似度（similarity）從高到低的序列，即判定哪個事物更像桌子。但這種程度等級性並非源自“桌子”

本身所包含的語義結構，而是來自於相似度關係，“桌子”本身缺乏明顯的可以承載程度量級的維度特徵。

和“笨蛋”類、“桌子”類都不同，“偶數”類名詞既沒有原型，也缺乏等級。因為很難說 2、4、6、8、114、1000 中哪個數字是偶數的原型，同時也無法判定“偶數”所指稱的數字之中哪個更具有“偶數”的性質，因而不具有維度特徵。

羅瓊鵬（2017）在上述名詞分類的基礎上做了更進一步的細分，將等級名詞劃分成兩類，分別是“笨蛋、美女”類（類型 I）和“教授、處長”類（類型 II）。如下表所示：

表 2- 名詞的（非）等級性

	類型	具有分級性	具有某個顯著維度	量級由詞彙語義標記	滿足最小標準
等級名詞	Type-I( 類型 I)	√	√	√	√
	Type-II( 類型 II)	√	×	×	×
非等級名詞（“房子”“車子”等）		×	×	×	×

“笨蛋、美女”類名詞具有 [+ 可分級性] 語義特征，具有某個顯著維度；並且，這些維度和它們的詞義有緊密的聯繫，即量級由詞彙語義標記。此外，還要滿足最小標準。比如，只有滿足了“笨”量級上的最小標準才能稱為“笨蛋”，滿足“美”量級上的最小標準才能稱為“美女”。

“教授、處長”類名詞也具有 [+ 可分級性] 語義特征，但是分級所依賴的維度並不是建立在名詞的詞彙語義之上的，而是由語境（語用）因素和百科知識決定的。比如，“教授”在特定的語境下可以和權威性、重要性、影響力等相關聯，在這些維

度上可以跟“副教授”、“講師”、“非專業人士”構成序列，進而形成相應的量級結構。因此，這類名詞不具有某個顯著維度，它們的量級特徵不是由詞彙語義來標記的。因為缺乏與詞彙語義相關聯的量級，因此也不需要滿足最小標準。

在對“有+名”的考察中，我們發現諸如“力量、票房、學問、顏值、品位、資本、能耐”等名詞和上述等級名詞中的類型 I 還存在細微的不同。雖然這些名詞也具有 [+ 可分級性] 語義特征、具有某個顯著維度和由詞彙語義標記的量級，但它們並不需要滿足最小標準，這一點不同於“笨蛋、美女、英雄”等名詞。比如，某個人可以稱為“笨蛋”是因為他所具有的“笨”的屬性超出了同類成員的平均值，“美女”所擁有的“美”的屬性也一定超出了同類成員的平均值，某個人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程度也必定在一定的閾值之上才能稱為“英雄”。但“力量、票房、學問”類名詞本身的詞彙語義中並不包含比較標準，“力量”有大有小、有強有弱，“票房”有高有低、有多有少，“學問”有大有小、有好有差，它們只是提供了一個可供量化的維度屬性。例如：

(8) dimension (力量) = { 力的大小、強弱 }

dimension (票房) = { 電影票收入的高低、多少 }

dimension (學問) = { 知識的多少 }

這些名詞所指稱的對象具體關聯到量級尺規上的程度位置，並沒有隱含在它們的語義結構當中。這可以通過詞典的釋義看出<sup>[5]</sup>。例如：

(9) 力量：力氣，肌肉的效能。

票房：电影或戏剧的门票收入。

學問：知識，學識。

上面這些釋義詞 / 短語並沒有反映出程度的高低

大小的意味。也就是說，這些被釋詞語的詞義基本上都是中性的。這和“笨蛋、美女、英雄”在詞典中的釋義完全不同。例如：

(10) 笨蛋：蠢人，愚笨的人。

美女：美貌的年輕女子。

英雄：本領高強、勇武過人的人。

這些釋義詞 / 短語中都含有描述性語義成分，說明這些名詞所指稱的對象在程度上要超出一定的標準。

因此，可以認為：“笨蛋、美女、英雄”類名詞的語義結構中包含測量屬性  $\mu$ ，而“力量、票房、學問”類名詞的語義結構中卻沒有。它們的語義表達存在差異，如下所示：

(11) [[ 笨蛋 ]] =  $\lambda d \lambda x. \mu_{\text{智商}}(x)(d) \geq \text{MIN}(S_{\text{笨蛋}})$ <sup>[6]</sup>

[[ 美女 ]] =  $\lambda d \lambda x. \mu_{\text{顏值}}(x)(d) \geq \text{MIN}(S_{\text{美女}})$

[[ 英雄 ]] =  $\lambda d \lambda x. \mu_{\text{勇敢}}(x)(d) \geq \text{MIN}(S_{\text{英雄}})$

(12) [[ 力量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力量}(x)(d)$

[[ 票房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票房}(x)(d)$

[[ 學問 ]] =  $\lambda d \lambda x. \text{學問}(x)(d)$

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我們認為：等級名詞除了類型 I 和類型 II 外，還應該有類型 III，包括“力量、票房、學問、顏值、資本、品位、氣質、身高、實力、水準”等等，它們與類型 I 和類型 II 的區別可以總結為下表：

表 3- 等級名詞的類型和特點

	類型	實例	具有分級性	具有某個顯著維度	量級由詞彙語義標記	滿足最小標準
等級名詞	類型 I	笨蛋、美女、英雄、酒鬼	√	√	√	√
	類型 II	教授、處長、學者、幹部	√	×	×	×
	類型 III	力量、票房、學問、顏值	√	√	√	×

施春宏（2001）將名詞的語義成分劃分為關涉性語義成分和描述性語義成分兩類。關涉性語義成分是對名詞的內涵起到說明、限制等介紹作用的客觀性內容，它顯現出名詞的關涉性語義特徵，即具有關涉性，因而是名詞語義特徵中表示“要素”的部分，如類屬（領屬）、構造、原料、用途、數量、時間、方所等。描述性語義成分是對名詞內涵起到描寫、修飾等形容作用的評價性內容，它顯現出名詞的描述性語義特徵，即具有描述性，因而是名詞語義特徵中表示性質的部分，如屬性、特徵、關係、特定表現等。區分關涉性成分和描述性成分的關鍵在於名詞的語義解釋中是否具有對其性質屬性的描寫。即使在描述性語義成分中，也可以分為強、次強和弱三個層次。強描述性語義特徵是詞義本身能夠分離出來的描寫、修飾等描述性語義特徵，因而是完全顯性的；次強描述性語義特徵是並不容易從詞義本身直接分離出某些描述性語義特徵，但可以通過進一步描寫而解釋出來，因而是半顯性的；而詞義本身難以分離出描述性語義特徵，只有借助於特定的語境才能分析得出的屬於弱描述性語義特徵，它是隱性的。

從上述語義特徵分類的視角看，諸如“笨蛋、美女、英雄”這類名詞具有強描述性語義特徵，描述性成分顯性地存在於詞語的語義解釋之中。而“力量、票房、學問”這類名詞從自身的語義解釋中難以抽離出描述性語義特徵，但它們總是與某種屬性維度產生關聯（“力量”與“強弱”維度，“票房”與“高低”維度，“學問”與“多少”維度），因而也自然地、隱性地包含某種描述性，並且這種描述性並不依靠特定的語境。因此，像“力量、票房、學問”這類名詞也是具有弱描述性語義特徵的名詞下面的一個小類。

(13)

#### 四、“有 + 名”結構中名詞的量級語義刻畫

在上述名詞語義分類的基礎上，接下來需要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不同類型的名詞進入“有 + 名”構式中會使整個結構產生不同的意思？“有”和名詞的語義組合過程是怎樣的？這自然和其中的名詞相關，因此首先需要對名詞進行量級語義上的描寫。

前文已經指出，具體名詞“椅子、蘋果、汽車”等因為缺少維度屬性，所以其語義內部缺乏等級性，“有 + 名”結構中“有”無法對這類名詞進行等級性操作。因此，整個結構只能表示領有、存在的意思。抽象名詞“美感、票房”等具有某個顯著維度，其語義結構具有等級性，“有”作用於名詞的量級時會產生程度性語義。不過，“有美感”和“有票房”雖然都可以表示量大、程度深的意思，但語義生成機制並不完全相同，這跟“美感”類名詞和“票房”類名詞的量級語義特徵有關。

根據表 3，“美感”類名詞屬於類型 I，“票房”類名詞屬於類型 III。它們都具有等級性，但在“是否滿足最小標準”這一點上並不相同，類型 I 名詞需要滿足最小標準，而類型 III 名詞並不需要滿足最小標準。也就是說，這兩類名詞的語義結構中都包含程度論元（degree argument），因而具有等級性；但“美感”類名詞還具有測量功能（measure function），即它所指代的性質必須要高於一個特定的判定標準，而這是“票房”類名詞所不具有的。例（11）（12）中“美女”類名詞和“票房”類名詞的語義運算式的不同已經比較清楚地將這種差異表現出來。此外，從量級語義的角度看，下面圖 a 和圖 b 更進一步顯示出這兩類名詞在量級上的差異。

圖 a-“美感”的量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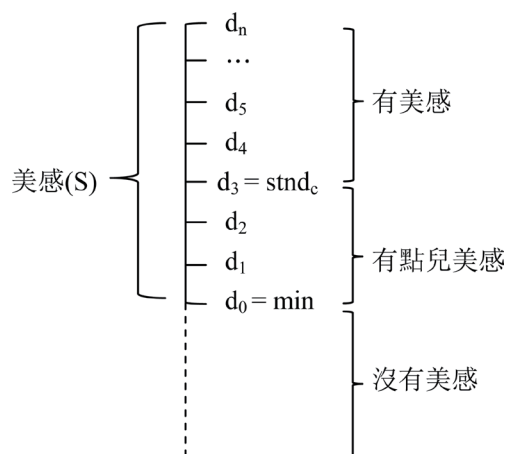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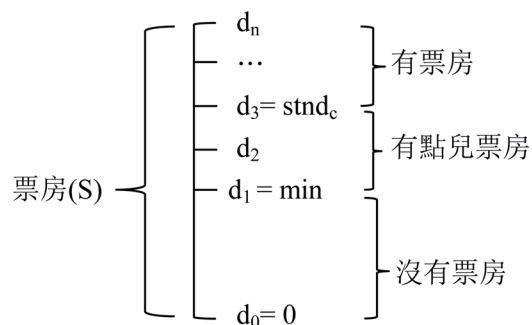


圖 b-“票房”的量級



上圖裏的 S 表示量級（scale）， $\text{stnd}_c$  表示由語境決定的普遍認同標準，代表高量和低量之間的臨界值（critical value），min 表示最小標準， $d_0$  和  $d_n$  之間構成序列關係，即  $d_0 < d_1 < d_2 < d_3 < \dots < d_n$ 。

在圖 a “美感”的量級尺規上，最低刻度  $d_0$  代表最小標準（min），表示“美感”所描述的“美”的屬性都要滿足這個最低標準；“美感”自身的語義結構中包含測量屬性  $\mu$ 。同時，雖然滿足了最低標準，但“美感”在性質上仍然存在程度差異。尺規刻度  $d_3$  代表滿足某一語境所決定的“美感”的標準（ $\text{stnd}_c$ ），也即高程度美感和低程度美感的臨界值。因此，尺規上  $d_3$  之上的刻度代表美感的程度高， $d_3$  之下的刻度代表美感的程度低（但依然具有美感），

這就是“有美感”和“有點兒美感”的差異。

在圖 b “票房”的量級尺規上，最低刻度  $d_0$  代表 0， $d_1$  代表最小標準。滿足  $d_1$  刻度表示在票房上有一定數量。尺規上  $d_1$  之下的刻度是低於這個最小標準，表示票房上沒有多少數量（即“沒有票房”）。刻度  $d_3$  代表某一語境所決定的“票房量”的標準 ( $std_c$ )，是票房量很多和不多（但也不少）的臨界值， $d_3$  之上說明票房量特別高（“有票房”）， $d_1-d_3$  區間表示票房量不是很高，但也不少（即“有點兒票房”）。

從圖 a 和圖 b 的對比中可以看到，之所以“美感”類名詞具有測量屬性，是因為它所有的量級刻度都在  $d_0$  之上，總是恒高於最小標準  $min$ ，與  $min$  構成內在的量級上的比較。而“票房”類名詞沒有測量屬性，是由於它所指示的量級刻度有的在  $min$  之上，有的在  $min$  之下，並不構成與最小標準的內在比較，也就是說“票房”的詞義概念中並不具有“滿足最小標準”的性質。

劉文秀（2017）曾指出“沒 +N”在意義上存在不完全否定和超量否定兩種情況。例如：

- (14) a. 他沒肌肉，瘦巴巴的。  
 b. 她沒力氣，連個箱子也搬不動。  
 c. 你看你買的這是什麼衣服啊，沒品位。  
 d. 她沒福分，剛嫁過去不久丈夫就去當兵了。

“沒有肌肉”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沒有”，而是指肌肉不發達；“沒力氣”的意思是力氣不大，並非完全沒有。它們都是不完全否定，並未否定對其基本的擁有<sup>[7]</sup>。“沒品位”指對事物的欣賞水準很差，“沒福分”指命運坎坷，受苦多。它們都是超量否定，不僅否定了基本的擁有，還偏向數軸的負向。這兩種不同的否定也就是戴耀晶（2000）提到的“量的否定”（否定事物或事件在量上的規定性）和“質的否定”（否定事物的存在或事件的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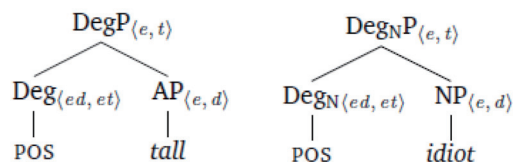
的差異。

“沒 +N”為什麼會出現上述兩種語義差別？這也同樣可以通過名詞的量級語義性質得到解釋。上文已經指出，“美感”類名詞和“票房”類名詞的不同在於刻度  $d_0$  所指示的具體內容。圖 a 的  $d_0$  對應的是“滿足美感的最低標準”；圖 b 的  $d_0$  對應的是“票房量的最低值 0”， $d_1$  對應的才是“滿足票房量的最低標準”， $d_0-d_1$  刻度區間表示票房量很少，達不到能夠稱為“有票房”的最低標準刻度  $d_1$ 。“沒肌肉、沒力氣”與“沒票房”類似，對應  $d_0$  到  $d_1$  這段區間，語義上表示量少，達不到最低標準，但並非一點兒沒有。“沒品位、沒福分”與“沒美感”類似，對應  $d_0$  之下的區間，語義上表示相反對立的性質。因為“肌肉、力氣”和“品味、福分”這兩類名詞在量級語義的描述刻畫上存在差異，才導致對應的“沒 +N”結構具有不完全否定和超量否定兩種語義表達效果。

## 五、“有 + 名”結構的語義組合描述

程度語義學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將測量功能引入到語義學研究當中，認為在下面例（15）的形容詞謂語句和名詞謂語句中都存在一個隱性的程度核心（degree head）POS，使句子表達出程度語義（Kennedy, 1997; Morzycki, 2009）。例如：

- (15) a. Clyde is tall. → Clyde is [POS tall].  
 b. Clyde is an idiot. → Clyde is an [POS idiot].





POS 的語義可以形式化地表達成：

$$[[POS]] = \lambda g \lambda x. standard(g) \leq g(x)$$

因此，形容詞 *tall* 和名詞 *idiot* 在句子中所實現的語義可以表達成：

$$[[POS]] ([[tall]]) = \lambda x. standard(tall) \leq tall(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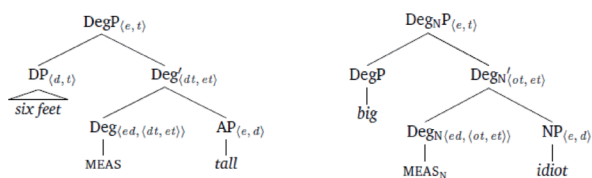
$$[[POS]] ([[idiot]]) = \lambda x. standard(idiot) \leq idiot(x)$$

正是假定 POS 的存在，使 (15a) 和 (15b) 分別具有“Clyde 的身高超出一一般認定的高的標準”和“Clyde 所擁有的傻的屬性超出一一般認定的傻的標準”這樣一種測量比較義。從量級尺規的位置上看，POS 對應的是尺規上的 *stndc* 位置，如例 (13) 所示。

除了 POS 外，程度語義學還假定在含有數量詞/形容詞的短語結構中存在另外一個程度語素 (degree morpheme) MEAS (Svenonius & Kennedy, 2006; Kennedy & Levin, 2008; Morzycki, 2009)。例如：

(16)a. He is six feet tall. → He is six feet [MEAS tall].<sup>[8]</sup>

b. He is a big idiot. → He is a big [MEAS idiot].<sup>[8]</sup>



MEAS 的語義可以形式化地表達成：

$$[[MEAS]] = \lambda g \lambda m \lambda x. min \{ d: m(d) \} \leq g(x)$$

因此，*six feet tall* 和 *big idiot* 在句子中所實現的語義就可以表達成：

$$[[six \text{ feet MEAS tall}]] = \lambda x. min \{ d: six \text{ feet}(d) \} \leq tall(x)$$

$$[[big \text{ MEAS idiot}]] = \lambda x. min \{ d: big(d) \} \leq idiot(x)$$

從量級尺規的位置上看，MEAS 對應的是尺規上的 *min* 位置，如例 (13) 所示。

程度語素 POS 和 MEAS 雖然都表示程度，但語義卻有細微的差別。POS 表示高於語境決定的一般標準，而 MEAS 表示超出最小的確定量級標準。這可以通過“小王高”和“小王一米六高”的對比來加以證明。“小王高”是指“小王的身高超出了一般認定的能稱為高的標準”，默認語境下小王的身高是高的，和 POS 的語義功能相配對；但“小王一米六高”並不一定意味著小王身高是高的，只是確認“小王的身高至少要達到一米六的最低標準”，這和 MEAS 的語義功能相符。同樣地，“小王是傻瓜”與“小王高”類似，默認語境下小王是傻的，但“小王是個大傻瓜”除了有 POS 的語義屬性外，還有 MEAS 的語義屬性，即小王所具有的傻的屬性要高於“大傻”這一最低標準（“大傻”的標準是語境認定的）。

上述程度語義學的分析思路可以為“有+名”結構的語義組合提供一種描述方法。前文已經指出，“美感”類名詞的語義描述中包含“滿足最小標準”這種語義性質，即某個對象具有的“美”的程度要滿足能夠帶來美感的最小標準，因此其語義結構本身含有程度語素 MEAS。“票房”類名詞的語義並不包含“滿足最小標準”這種語義性質，所以其語義結構也就不包含 MEAS。關於動詞“有”的語義，一般認為它有“達到一定數量或某種程度”的意思（呂叔湘，1999:630-631；劉月華等，1983:437；熊仲儒，2016），具有表達量度的語義功能。因此，從語義組合的共構性角度看，“有”和“美感”類、“票房”類名詞都具有量度屬性，這為它們之間的組合提供了雙向選擇的語義基礎。但從具體的語義組合過程和機制看，“有”和名詞的語義組合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兩種機制<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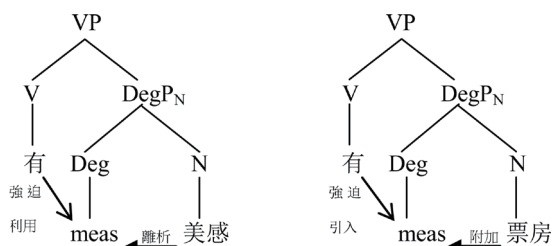
a. 當“有”和“美感”類名詞組合，因為“美感”本身包含程度語素 MEAS，“有”可以強迫利

用 (coercion by exploitation) 原本就存在的 MEAS，致使“有美感”表示“存在美感或美感超出最小標準”這種意義。

b. 當“有”和“票房”類名詞組合，因為“票房”本身並不包含程度語素 MEAS，但“有”可以為它強迫引入 (coercion by introduction) 一個 MEAS，致使“有票房”表示“具有一定的票房量”這種意義。

這兩種不同的語義組合機制可以分別表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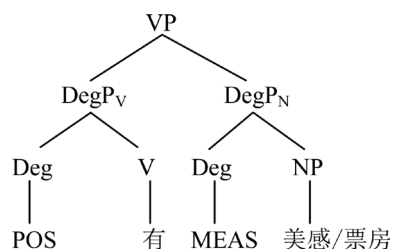
(17)



“有美感”和“有票房”不僅表示“美感/票房量超出最小標準”的意義，還表示“很有美感”和“票房量大”這種程度深、數量大的意義。也就是說，

“有”不僅具有最低程度量化的語義功能，還具有表多、表大量的語義傾向 (劉丹青, 2011; 溫鎖林、劉元虹, 2014)。因此，從語義刻畫的角度分析，“有+名”結構中的“有”不僅僅作為一個動詞性成分，因其具有程度語義表達的功能，其性質不妨假定是程度語素 POS 和動詞“有”的合體，即 [POS+有]，整體作為一個程度短語，表達“性質或數量超出語境決定的高量標準”。如下圖所示：

(18)



尚國文 (2010) 指出“有+N”結構的語義可以通過與主觀量的參照來加以解釋，即客體的量要高於常規量或者說話人的預期量，但並未說明“有”為什麼具有這種量參照的語義功能。依據本文的假定，“有”前附加了一個隱性的程度語素 POS，表示“超出一般語境決定的標準” (即常規量) 的意義，那麼就能夠比較自然地對此進行解釋。

總體而言，借助程度語素 MEAS 和 POS，可以對“有美感”“有票房”類結構的不同語義組合機制進行描述，同時說明它們所負載的雙重意義：“美感”和“票房量”不僅滿足最小標準，並且“美感”特別顯著、“票房量”特別高。

除了表示“量大、程度深”的意義外，“有+N”結構還具有“朝著積極的、正向的方向凸顯對於某種特性的擁有”的意義 (劉文秀, 2017)。例如，“有童年”表示“童年有樂趣”、“有生活”表示“生活豐富多彩”，“有愛情”表示“愛情美滿幸福”，“有事業”表示“擁有的事業比較成功”。也就是說，“有童年”類結構並不具有內在量度，因而無法表示“量大、程度深”的意義。“有美感”和“有童年”這種語義上的差別反映在句法形式上就是：前者可以受程度副詞“很”的修飾，而後者則不可以。可以說“很有美感、很有票房”，而“很有童年、很有生活”一般不能成立。

“有童年”和“有美感”在形式和意義上產生對立的原因同樣跟名詞的語義性質相關。與“美感、票房”類名詞不同，“童年、生活、愛情、事業”這類名詞雖然也指稱抽象事物，但它們的語義結構中缺乏維度屬性，不能產生量級，所以由它們構成的“有+N”結構不具有“量大、程度深”的語義。但與一般純粹的領有不同，這類“有+名”除了表示某人擁有某個抽象事物的意義外，還隱含對

於該抽象事物的特徵屬性的描寫，比如上文的“樂趣、豐富多彩、美滿幸福、成功”。原因在於，“有+N”結構可以表達“具有存在”這種屬性關係，而具有關係是存在關係的屬性化。當“有+N”是針對主語的說明性內容時，很容易成為某主體區別於其他主體的特徵，即說明主語所指稱的事物具備何種屬性（李先銀，2012；易紅，2015），“有+N”也就因此更加容易屬性化，表明事物屬性的存在。在這種屬性化驅動下，依賴一般經驗和百科知識，“童年、生活、愛情、事業”被自然地賦予一定的屬性色彩。比如，“童年”總是與“爛漫、天真、無憂無慮”相聯繫，“生活”與“豐富多彩”相聯繫，“愛情”與“甜蜜、滋潤”相關聯，“事業”與“成功”相關聯。從認知知識解的角度看，“有+N”中N的語義其實發生了轉喻（metonymy），轉指“與N相關的屬性特徵”，整個結構最終浮現出“擁有某種特性”的意義。

## 六、小結

本文在程度語義學背景下分析“有+名”結構的語義性質和語義組合問題。描述性和維度屬性是等價的，名詞具有描述性通常也就意味著它具有某方面的維度。當名詞是具有描述性語義的抽象名詞時，所構成的“有+名”結構能夠產生“數量大、程度深”的意義。

同為“有+名”結構，“有美感”和“有票房”的語義組合機制並不相同。“美感”類名詞和“票房”類名詞的語義結構中都包含程度論元，具有等級性，但在“是否滿足最小標準”這一點上存在差異：“美感”類名詞包含“滿足最小標準”的語義性質，不同於“票房”類名詞。

程度語義學提出隱性的程度語素 MEAS 和 POS，MEAS 表示超出最小的確定量級標準，而 POS 表示高於語境決定的一般標準。本文認為，“美感”類名詞的語義結構本身含有程度語素 MEAS，即某個對象具有“美”的程度要滿足能夠帶來美感的最小標準，而“票房”類名詞的語義結構並不包含 MEAS，這導致“有美感”和“有票房”體現不同的語義組合過程和機制：“有”強迫利用“美感”原本存在的 MEAS，致使“有美感”表示“存在美感或美感超出最小標準”這種意義；而為“票房”強迫引入 MEAS，致使“有票房”表示“具有一定的票房量”這種意義。

關於“有”的語義刻畫，因其具有程度語義的表達功能，本文假定其性質是程度語素 POS 和動詞“有”的合體，即 [POS+有]，整體作為一個程度短語，表達“性質或數量超出語境決定的高量標準”。

## 註釋：

[1] 該原則一般也被稱為“弗雷格原則”（Frege's Principle）：句子的整體意義是其組成部分的語義及其組合方式的函數。

[2] 朱德熙（1982）雖未直接討論“有+N”結構，但認為“他有他哥哥那麼高”、“水有三米多深”這樣的“有”字句式表示“量度”。

[3] 其中的  $\lambda$ （蘭姆達算子）表示論元引入，d 表示程度論元，x 表示個體論元。

[4] 運算式中  $\text{stnd}_d(d)$  表示在某種語境中同類成員具有 d 維度的屬性的程度平均值。

[5] 以下釋義取自《現代漢語詞典》（第 7 版），其中“票房”的釋義是自擬的。

[6] 這裏的 S 表示由名詞引出的屬性量級 scale。

[7] 尚國文（2010）指出：當 NP 是抽象名詞時，“沒+NP”結構往往表示“少量”，即這裏的不完全否定。

[8] Abney（1987）最早認為這個句子中的形容詞

“tall”有兩個論元，一個是度量論元（Measure），即“six feet”，一個是客體論元（Theme），即“He”。在程度語義學框架下，Meas的作用不再局限於是個度量論元，而是一個在語義上表示高於six feet這一最低值的測量運算元。

[9]“強迫利用”和“強迫引入”是語義學分支生成詞庫理論在解釋語義生成問題上採用的術語。前者指函項（謂詞）提取論元類型的一部分去滿足組合搭配要求；後者指函項（謂詞）把論元包裝成所需要的類型。它們最終都要實現把函項（謂詞）所要求的類型強加到論元上。這裏借用該術語對“有+N”結構的語義生成進行說明。

#### 參考文獻：

- 戴耀晶 2000 試論現代漢語的否定範疇，《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
- 丁聲樹等 1980 《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 賀陽 1994 “程度副詞+有+名”試析，《漢語學習》第2期。
- 李先銀 2012 容器隱喻與“有+抽象名詞”的量的特徵——兼論“有+抽象名詞”的屬性化，《語言教學與研究》第5期。
- 劉丹青 2011 “有”字領有句的語義傾向和資訊結構，《中國語文》第2期。
- 劉文秀 2017 現代漢語“有+N”結構的構式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3期。
- 劉月華等 2001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商務印書館。
- 柳士林 2008 試論“很+有+名”的句法、語義功能，《現代語文》第10期。
- 羅瓊鵬 2016 有“大”無“小”的“大+N”結構——兼談名詞的等級性，《漢語學習》第3期。
- 羅瓊鵬 2017 漢語名詞的程度與等級性，《語言學研究》第1期。
- 呂叔湘主編 1999 《現代漢語八百詞》（增訂本），商務印書館。
- 尚國文 2010 “沒+N”結構的量的特徵分析，《漢語學報》第1期。
- 施春宏 2001 名詞的描述性語義特性與副名組合的可能性，《中國語文》第3期。
- 石毓智 1991 現代漢語的肯定性形容詞，《中國語文》第3期。
- 石毓智 2004 論社會平均值對語法的影響——漢語“有”的程度運算式產生的原因，《語言科學》第6期。
- 溫鎖林、劉元虹 2014 從“含蓄原則”看“有+NP”的語義偏移現象，《漢語學報》第1期。
- 吳為善 2013 “有+N雙”的熟語化趨勢及其語義傾向探源，《語法化與語法研究（六）》，商務印書館。
- 熊仲儒 2016 漢語量度有字句的句法分析，《語言教學與研究》第4期。
- 姚占龍 2004 也談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的“有+N”結構，《漢語學習》第4期。
- 易紅 2015 “有”的語義核心，《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期。
- 張國憲 2006 《現代漢語形容詞功能與認知研究》，商務印書館。
- 張誼生 1997 名詞的語義基礎及功能轉化與副詞修飾名詞（續），《語言教學與研究》第1期。
-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詞典編輯室 2012 《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商務印書館。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商務印書館。
- 朱淑君 2005 能受程度副詞修飾的“有+名”結構，《江南大學學報》第6期。
- Abney, Steven.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PhD. Dissertation, MIT.
- Bierwisch, M. 1989. The semantics of gradation. In M. Bierwisch and E. Lang (eds.), *Dimensional Adjectives*, Berlin: Springer-Verlag. 71-262.
- Bolinger, Dwight L. 1972. *Degree words*. The Hague: Mouton.
- de Vries, H. 2010. *Evaluative degree modification of adjectives and nouns*. MA thesis, Utrecht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Kennedy, Christopher. 1997. *Projecting the Adjective: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Gradability and Comparison*. Doctoral dissertation, UC Santa Cruz.

Published in 1999 by Garland, New York.

Kennedy, C. 1999. Gradable adjectives denote measure functions, not partial functions.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29: 65-80.

Kennedy, C. 2001.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4(1): 33-70.

Kennedy, C. 2007. Vagueness and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30: 1-45.

Kennedy, C. and Beth, Levin. 2008. Measure of change: the adjectival core of degree achievements. In L. McNally and C. Kennedy (ed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Syntax, Semantics and Discour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56-182.

Kennedy, Christopher and Louise, McNally. 2005. Scale structure, degree modification, and the semantics of gradable predicates. *Language* 81(2): 345-381.

Maling, J. 1983. Transitive adjectives: a case of

categorial reanalysis. In F. Heny and B. Richards (eds.), *Linguistic categories: auxiliaries and related puzzles*, vol. 1. D. Reidel Publ. 253-289.

Matushansky, O. 2002. *Movement of degree/degree of movement*. Doctoral dissertation, MIT. Cambridge MA: MITWPL.

Morzycki, M. 2009. Degree modification of gradable nouns: size adjectives and adnominal degree morphem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17: 175-203.

Sapir, Edward. 1944. Grading, a study in semantics.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2): 93-116.

Sassoon, G. W. 2007. *Vagueness, gradability and typicality: a comprehensive semantic analys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Tel Aviv University.

Svenonius, Peter & Christopher, Kennedy. 2006. Northern Norwegian degree questions and the syntax of measurement. In Frascarelli, Mara (ed.). *Phases of Interpretation*, 133-161.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李強 上海 上海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 leeqiang2222@163.com